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

全球化与 全球化问题

Marxist Studies

丰子义 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梁树发 从源头上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读《德意志意识形态》

张宇 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及其从经典到现代的发展

大卫·雷顿 马克思论全球化

俞可平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主义理论评述

杨雪冬 西方全球化理论：概念、热点和使命

主 编：俞可平 李慎明 王伟光
执行主编：杨雪冬 蔡 拓 王凤鸣

第 6 辑

(No.6)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

全球化与 全球化问题

Marxist Studies

主 编：俞可平 李慎明 王伟光
执行主编：杨雪冬 蔡 拓 王凤鸣

第 6 辑

(No.6)



中央编译出版社

CCTP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 第6辑/俞可平,李慎明,王伟光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2

ISBN 7-80211-359-8

I. 马...

II. ①俞...②李...③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②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理论研究

IV. 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0496号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 第6辑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010)66509360 66509366(编辑部)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270千字

印 张:17.75

版 次:200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3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首席顾问律师鲁哈达

编者说明

全球化是一个新现象,但全球化问题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汲取有价值的论述,也能学到有意义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因为他们一直是从世界角度来思考人类社会发展以及人类解放的。这是研究全球化问题必须坚持的出发点。

摆在读者面前的《全球化与全球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第6辑,是由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全球化与时代问题的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收集、整理和编辑的。本书除了收录国内关于全球化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也选编了国外相关主题有代表性的文章,并且附有近年来国内外出版的书目,供有兴趣的研究者参考。

在本书中,我们把所收录的文章按照四个主题进行了编排,分别是:世界历史与世界交往;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建构;全球化与社会主义以及全球化理论的全球化。收录的文章大部分都已经发表过,并且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把他们汇编在一起出版,在国内关于全球化研究著作中还是首次,而且部分作者还对自己的文章进行了重新校订,增添了新的内容。因此本书的出版无论在学术性上还是在系统性方面都是富有价值的,值得关注全球化问题的读者收藏。

目前,“经典作家关于全球化与时代问题的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的研究工作正在深入开展。课题组成员除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外,还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后该问题研究的发展情况,并且在整理有代表性的文章篇目,力争全面地梳理出国内外关于全球化研究的成果,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借鉴。

囿于时间紧、研究力量有限等原因,我们在许多方面的工作还存在着不足,特别希望有关专家学者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批评建议,并且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之中。我们的联系方式是:北京西城区西单西斜街36号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所,邮编为100032。

在本书即将与读者见面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感谢丁开杰、徐焕、江洋、闫健、李连等同志,他们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

《经典作家关于全球化与时代问题的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

2006年岁末

CONTENTS

目录

代序言

- 1 杨雪冬 蔡拓 王凤鸣 关于全球化时代,经典作家告诉了我们什么?

世界历史与世界交往

- 8 丰子义 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19 梁树发 从源头上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读《德意志意识形态》
34 叶险明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
47 黄皖毅 《资本论》中的世界史观探析
56 孙景峰 刘会强 列宁世界历史理论的建构及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建构

- 64 张宇 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及其从经典到现代的发展
101 孙代尧 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思想论要
112 陈立新 马克思关于全球化存在理由的追问
124 大卫·雷顿 马克思论全球化
138 平子友长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论述
145 莫·勒维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世界主义:民族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1845-1848年
155 乌贾西奇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发展与欠发展:重建一致性

全球化与社会主义

- 185 俞可平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主义理论评述
209 周敏凯 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全球化进程与社会主义运动
226 陈劲松 社会主义的观念与全球化的进程
239 颜鹏飞 刘昌明 中国对外开放的思想渊源——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和经济学全球化理论

全球化理论的全球化

- 257 杨雪冬 西方全球化理论:概念、热点和使命

搜索引擎

- 269 “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中文书目
274 “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外文书目

关于全球化时代，经典作家 告诉了我们什么？

杨雪冬 蔡拓 王凤鸣^①

国外学者指出，尽管马克思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资本主义新特征的作家，但他是第一个对其全球扩张进行系统分析的作家，是根据当时仅存在于英国、西欧以及北美部分地区的资本主义而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研究的作家。^② 同样，虽然我们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著作与全球化直接联系在一起，但他们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入全面研究过程中所采取的立场、使用的方法以及得出的基本观点和判断都为认识全球化进程的历史与现实、现象与本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帮助。

经典作家始终是站在被压迫者或弱者的立场上，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来分析问题和提出理论设想的。对弱者的关心和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是他们的基本价值取向以及理论建构、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这种立场和出发点使他们能始终如一地关怀弱者的利益和人类的前途，大胆而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问题，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并提出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法和替代方案。对他们来说，对弱者的关心和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怀并不矛盾。

^① 杨雪冬，博士，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助理，副研究员。蔡拓，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王凤鸣，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教授。三人均为“经典作家关于全球化和时代问题的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本文由杨雪冬执笔。

^② David Renton. 2001. "Introduction", in David Renton ed. *Marx on Globalisatio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弱者始终占大多数,另一方面只有消除剥削和压迫,保护弱者,才能使人类社会未来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从根本上消灭各种体现阶级意志、维护阶级利益的制度。因此,关心和保护弱者是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的前提,更是理论建构和实践活动的首要目标。

在经典作家那里,社会中的弱者包括两大类: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虽然他们的社会地位来源不同,但都受到了资产阶级及其统治工具的剥削和压迫。二者的解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以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为前提的,同时各个被压迫民族以及各国无产阶级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样才能形成共同对抗资产阶级的世界性力量,并建立替代资本主义的制度。

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经典作家对于弱者、人类这种总体性主体的关怀并不意味着他们忽视了个人的发展。自由的个人是他们建构人类理想社会中的真正主体。在184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来来的新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恩格斯仍然认为,只有这段话能够“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准确而又简洁地表达他和马克思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② 个人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必须通过广泛的交往利用人类创造的财富。马克思说,“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马克思加了边注:“关于意识的生产”。——编者注)。至于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根据上面的叙述,这已经很清楚了。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③

经典作家的上述立场和出发点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全球化的研究,指导着人们更加深刻全面地认识全球化,并为批判全球化存在的问题、产生的消极影响、寻找解决问题的措施提供了价值准则和评判标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0-73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毫无疑问,唯物辩证法是经典作家留给我们认识社会现象的总括性科学方法。对于全球化研究,我们可以从他们对世界交往的描述和分析中归纳出五种更为具体的方法:(1)从生产力出发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以及出现的现象。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是交往扩展和深入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交往的扩展和深入也推动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全球化既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表现,也是生产关系调整出现的新形式;(2)要从整体和普遍联系的角度认识社会经济发展及其现象。经典作家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相互影响。列宁指出,世界历史是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它有着超越于各民族和国家历史之上的“系统质”,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其运动方向和规律的影响。具体到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而言,由于“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经愈来愈国际化了”,^①生产力的发展为普遍联系提供了克服时间和空间障碍的基础,使之扩展到更多方面、更大范围,从而使世界的整体性更加具体化。只有从整体性和普遍联系的角度才能理解全球化的基本状态、特征和走向,并把维护人类利益作为引导全球化进程的准则,因为全球化就是联系扩展而又充满矛盾的过程;(3)要辩证地看待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既要充分认识存在的问题,也要看到其发展的前景。经典作家信仰历史进步论,同时也认为事物是在曲折中发展前进的。目前,对于全球化存在很多争论,任何极端的判断和分析都是不客观的,不辩证的。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既要分析其长期发展结果,也要看到其目前存在的问题。既要理解其对人类整体发展的影响,也要具体探讨其对个别国家的冲击;(4)要把典型研究与一般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毫无疑问,马克思是应用这种方法的大师。他从分析商品入手揭示了整个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从分析英国看到资本主义产生的各种社会政治影响。同时,他又运用得出的一般性规律和判断,分析更多的问题,以检验和完善这些一般性规律和判断。对于全球化研究来说,应该从典型对象入手,通过对其深入研究,发现一般性规律,然后再用更多的事例来检验和完善这些分析判断;(5)在世界交往中,要超越地域性或狭隘的民族性认识方法。普遍联系的扩展和加深使我们无法把许多问题归为国内问题,也不能只从孤立的局部来分析问题。必须学会从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2页。

全球视角看待国内问题,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国际原因,发现其转化为国际乃至全球问题的可能性。列宁在谈到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划分时说,“采用国家的政治界限,那是太机械的解决办法,而且这是否是解决办法呢?如果中亚细亚是国内市场,波斯是国外市场,那么把希瓦与布哈拉归在哪一类呢?如果西伯利亚是国内市场,中国是国外市场,那么把满洲归在哪一类呢?这类问题是没有重要意义的。”^①

经典作家对于世界交往的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发展的基本观点与判断,对于我们认识全球化的历史和现状富有启发意义:(1)交往的形式和内容是多样的,并且不断增加和扩展。在形式上,既有不同主体、组织、民族之间的交流,也包括文化之间的了解和学习;既有正常情况下的交往,也包括了战争这样的特殊方式的互动。在内容上,不仅包括物资、资本的流动,也包括人员的往来。交通通讯技术的不断变革为交往形式和内容的扩展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并使交往能够不断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增强了交往的便捷性和强度。(2)交往的扩展既有积极作用也存在矛盾和危险。其积极作用一方面体现在为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相互学习提供了条件,加强了相互了解,并且保存和发展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为落后的民族、国家提供了赶超发达民族、国家的机会,并可以根据后者的经验减少不必要的失误和问题。跨越“卡夫丁峡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落后民族或国家利用“后发优势”的赶超。当然,交往的扩展,也在消灭着民族的或地域性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各个领域中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交往虽然是生产力推动的,但体现了一定形态的生产关系。在存在阶级关系的时期,交往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统治方式。(3)世界交往与资本主义全球扩展是相互重叠但也有所区别的。在经典作家生活的时代,他们看到的世界交往是通过资本主义全球扩展表现出来的。而历史确实证明了这点,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交往打破了地域边界,扩展为世界交往。但是经典作家也看到,在资本主义扩张中,无产阶级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也加入到世界交往进程中,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资产阶级提出了挑战,并将最终代替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赋予世界交往新的内容和形式。另一方面,把世界交往与资本主义全球扩展区别开来还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成就。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

经典作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必须汲取资本主义取得的成就和经验。^① (4)在交往的扩展过程中,各个民族以及国家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经典作家认为,发达国家占据交往的中心地位,利用其掌握的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控制着其他国家。通过商品输出占领市场,通过资本输出掠夺不发达国家的资源并控制它们的经济命脉,利用军事力量把这些国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把自己的制度移植到这些国家并在当地培养代理人等是发达国家控制和剥削落后国家的基本方式。这种地位的不平等和不平衡并不是不可改变的。通过民族革命,实现民族独立,摆脱被统治和被压迫地位既是交往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这些落后民族或国家发展的前提之一。更重要的是,落后国家必须加入到世界交往中才能发展起来的,^②如果断绝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可能。(5)在世界交往的扩展中,无产阶级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经典作家通过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研究指出,尽管各国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竞争,但是在基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再加上他们都掌握各自国家的政权,因此他们很容易在行动上达成统一,在剥削无产阶级方面更是如此。列宁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家和地主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分化各民族的工人,而这个世界上的强者自己,却相处得很好。”无论他们具有怎样不同的身份,“只要是拥有资本的,都在同心协力地剥削各民族的工人。”^③

不过,在承认经典作家在立场、方法和观点上对我们认识当代全球化现象

① “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

② “一个国家愈是落后,这个国家的小农业生产、宗法性和闭塞性就愈加厉害,也就必然使最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即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狭隘性的偏见表现得特别厉害和顽固。……因此,各国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对于受压迫最久的国家和民族的民族感情残余必须持特别小心谨慎的态度,同时,为了更快地消除以上所说的不信任心理和各种偏见,必须作出让步。”(“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222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页。

的有益启发和正确指导的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自身所处历史时期对其研究和认识的客观限制,毕竟他们在所生活的时代只是看到了全球化的初步特征以及日后一些发展的端倪。在他们去世之后,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发展。它们包括:(1)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现代制度的完善和地位的巩固。一方面,民族国家以主权者的身份成为国际活动的主要行为者;另一方面,国家又以国内暴力的合法垄断者的身份成为国内社会经济诸关系的调节者和塑造者。地理边界和政治边界的确化和法律化,既划定了国内、国际各种活动的范围,也推动、影响乃至限制着全球化的扩展。因此,民族国家与全球化成为当代全球化进程的一对重要关系,也是一对根本性矛盾;(2)资本扩张的多种形式。尽管经典作家充分肯定了资本全球扩张的创造力,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借助通信技术的革命以及国家权威的支持,资本扩张衍生出了多种形式,这些形式一方面提高了资本流动的自由度,另一方面也为资本获取剩余价值提供了新的途径,保证了资本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资本依然是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推动者,并且在与国家、劳工的关系上占据优势;(3)国际交往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在交往主体上,除了公司、国家这些传统主体外,还产生了大量的国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阶级之间的交往只是国际交往的内容之一,并且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其他交往活动间接反映的。交往的领域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观念等诸多领域,相互学习、模仿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都增加了,同时相互依存程度也加深了,这使矛盾、冲突以及斗争必须降低强度或者转化形式;(4)阶级关系的复杂化。对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深刻分析是经典作家认识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重要理论前提,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劳动价值产生形式的多样化、影响收入分配因素的增多、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以及国际公民社会的发育,内部阶级关系、跨国阶级关系更加复杂,同一个阶级的内部分层逐渐多样。这一方面造成了对于阶级以及阶级斗争认识上的分歧,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也难以通过阶级形成共同意识,并达成有效的共同行动。尤其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如何对抗有着强大国家支持,并形成国际联系的跨国资产阶级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5)民族之间关系的复杂化。通过阶级斗争和民族自决来从根本上解决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经典作家的基本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三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一是国际规则以及现存国际秩序对于单一民族成

立自己国家的限制；二是大部分民族国家都是多种族或民族组成的，并且随着移民的增加以及各种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国内种族结构和关系也发生着变化；三是有些民族建立了多个国家。这样，影响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似乎不再是阶级关系，而是国家间关系、宗教关系以及种族关系；(6)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经典作家主张各国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发展的道路，并且充分肯定了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尽管他们坚持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是各国乃至人类发展的目标。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深化，各国发展已经不再是独立进行的，必须借助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的力量，包括资本、技术等诸多生产要素。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联系的日益紧密，以及各种跨国界乃至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又使它们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和相互支持的关系，即便是不同的制度背景也是如此。这样，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不仅要学会处理国内问题，还应该学会在全球背景下处理国内问题以及不断增加的国际问题、全球问题以及全球化了的国内问题。

总之，在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制度依然牢固、全球资本依然壮大、世界交往和联系不断扩大、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强的今天，必须学会处理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大大丰富的各种关系，要处理好国际化的国内关系、国家化的国际关系。既要学会有效地吸引资本、利用资本和限制资本，更要学会处理好国内以及国际劳动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劳动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团结，从而在不牺牲经济发展的同时，有效地控制资本的剥削；在鼓励个人自由发展的同时，培养其人类意识和全球意识，为更大规模的人类解放提供条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全球视野和全球意识的理论，尽管他们生活的时代只是让他们看到世界交往的初期现象和部分特征，但是他们使用的科学分析方法以及对人类的真切关怀使他们能够依据有限的材料得出科学的推论。他们分析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以及得出的基本结论对于我们认识当代的全球化问题具有根本的指导作用，并值得我们在新的实践活动中加以利用和完善。

正确理解和把握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①

丰子义^②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常常出现这样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一个思想家的某一理论以致整个理论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历史沉寂之后,才像“冰山”一样逐渐浮出水面,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就是这样,它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被提出和创立,但在当时以致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未引起人们的理解和重视,直到今天才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在全球化问题的讨论中,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亮点,并且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任何一种理论的当代价值,既不是理论文本本身自然呈现出来的,也非现实生活本身直接赋予的,而是在理论和现实的“碰撞”中激活和迸发出来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生命力和当代意义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正是在全球化的实践与全球化的理论这一结合点上,产生了种种问题与困惑,才使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受到新的关注,得到新的认识和理解,以致具有一种新的理论意蕴。

① 原载《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3期。

② 丰子义,北京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理论。

全球化的出现,对人类生活和当代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巨大而深远的。如何看待全球化?马克思主义必须给予理论上的关注与回答。这就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问题的沟通与对话。因此,重新认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全球化及其当代社会发展,其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重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首先是回答全球化实践问题的需要。列宁曾指出:不同的社会政治形势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分别提到首要地位”。^①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之所以在今天备受关注,就是由今天的全球化“形势”所引发的。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全球化尽管不是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形成的,但它确实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现象。它一方面缩短了世界的时空,拉近了各个国家、民族的距离,使整个世界变为一个“地球村”;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像人们谈论较多的全球化与民族化、全球化与本土化、全球化与现代化、全球化与价值冲突、全球化与文明演进、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全球化与市场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全球化与霸权主义、全球治理与全球公民社会、全球化与金融危机等问题,都是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即使其中有些问题从近代以来已经有所显现,但无论就其性质还是就其发展程度来说,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在今天已经获得了全新的意义。这些问题并非仅仅是“全球”的事情,而实际上关系到每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因而直接属于本国、本民族的事务。对于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来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加强全球化理论的研究,注意掌握马克思关于考察“世界历史”的方法、立场,以寻求方法论上的启迪。

其次,重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是回答全球化理论问题的需要。全球化的实践必然引发全球化的讨论。如何在讨论中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必须在理论上有一种高度的自觉。这种理论自觉有待于深刻的理论反思,而深刻的理论反思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精神实质的理解和把握。比如,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规律是什么?全球化的起源与发展前景怎样?全球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等等,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都是全球化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可寻,套用原有的一般社会历史理论或历史解释框架也不行,这就需要从全球化实际出发,用马克思有关“世界历史”的基本立场、观点来予以分析、审视,以求对全球化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和把握。这种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对于全球化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和不可或缺的。

再次,重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也是应对全球化各种观点争论与挑战的需要。面对全球化,众多学科和众多学者都在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由此形成了众多的全球化理论,以致全球化理论现在已经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个理论群。这些理论尽管林林总总、纷繁复杂,但就其对全球化的态度来看,主要有下面几种:赞成的、反对的、犹豫观望的。赞成者之所以赞成,就是认为全球化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已经来临,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种旧的制度在全球化面前已经或正在失去存在的基础,市场成为决定和解决所有问题的惟一力量;而且,全球化的发展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普遍的发展与繁荣,不光发达国家受益,而且发展中国家也受益。因此,对于全球化,参与比不参与好,早参与比晚参与好。反对者之所以表示反对,就是认为全球化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设下的一个“陷阱”,发展中国家小心上当,像一些西方新左派学者就持的是这样的观点。犹豫观望者之所以表示犹豫,就是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过程,这一过程刚刚开始,其间包含的问题与矛盾非常复杂,以后如何发展,向什么方向发展,发展的最终结局如何,现在很难断言,需要仔细观望。当然,除了上述这些观点外,也有一种比较客观、冷静的看法,这就是对于全球化,不是简单地赞成或反对,而是从现实出发,既看到全球化所产生的历史进步意义,又看到全球化给一些国家、民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要求对于全球化这一客观现实既不是视为洪水猛兽,又不是欢呼雀跃。对于这些观点究竟怎么看,我们不是要对其作简单的评判,而是应当通过这些理论、观点进行认真的辨析和对比,从中揭示出一些对我们理解全球化有益的东西,从而更好地把握和应对全球化。这就要求我们掌握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基本立场、观点,用以作为分析评价各种全球化理论、观点的基本尺度和对各种理论观点取舍、借鉴的主要依据。要不然,面对五花八门的全球化理论将无所适从。这样讲,决不是要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来简单地裁决其他理论,而是旨在强调必须确立一种正确的观点和方法,用以分析和评价各

种理论。

另外,重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又是建立适合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全球化理论的需要。全球化的实践必然要求全球化的理论。然而,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全球化理论主要是什么呢?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理论准备并不足,而且研究的起步较晚,因而更多谈论的是西方全球化理论的话语。西方许多全球化理论的引介和传播对于推动发展中国家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其理论本身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存有一定的距离。这些理论或是囿于西方的政治立场,或是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或是依据的事实、材料以及所运用的方法不同,因而所得出的结论不一定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实践。这就在客观上提出了一种要求,即发展中国家必须建立自己的全球化理论。具体到我国来说,必须建立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而要建立这样的理论,必须注意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吸取思想资源,同时结合新的发展现实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因此,加强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这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需要,是逻辑与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

对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虽然众多学者都抱以极大的兴趣,但学术界的看法也不尽一致。有人认为,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确实有过不少论述,但这些零散的论述和看法,能否构成一个理论?有人认为,马克思没有提到过“全球化”的概念,而且,他所讲的“世界历史”跟我们今天讲的全球化根本不是一回事;也有人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属于一般社会历史理论,而现在的全球化理论则是属于社会发展具体问题的理论,很难用前者来理解后者;还有人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主要是根据当时的实际阐发的,因而适合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能否适用于今天的时代,值得考虑。这些看法都给我们提出了新课题,因而研究中不能回避,应当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

第一,应当指出,马克思没有经历过今天这样的全球化时代,当然也不会遇到像今天这样的全球性问题,因而不可能对全球化展开全面论述,形成系统性的全球化理论。但是,马克思又确实从全球的视野来考察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

发展,阐发了非常丰富的“世界历史”思想。这一思想尽管散见于不同的论述之中,而且针对的对象、论述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论述和看法并非是零敲碎打、彼此孤立的,而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实际上是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语境对同一种新的历史现象——“世界历史”进行了揭示和描述,所形成的各种意见和看法不过是对同一对象的反映,所有这些意见和看法综合起来,便构成了一个有特定研究对象而且有着内在联系的基本理论。所以,不能简单地说马克思只有关于“世界历史”的一些具体看法,没有什么理论。在看待这一问题上,应当注意到这样两个事实:一是马克思理论的出场路径。马克思理论的出场,不是要沿着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的路线,从解决哲学史的内在缺陷入手再建一种什么新的历史哲学,而是直接面对社会现实,从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分析、批判来阐述自己的社会历史思想,用以满足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因此,在对待“世界历史”问题上,马克思无意于像黑格尔那样建立一套完整的“世界历史”理论体系,而是试图通过对近代以来人类历史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的具体分析,阐明“世界历史”的形成及其重大影响,为人类解放明示发展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二是表述体系与思想体系的关系。马克思在阐述“世界历史”问题时,确实没有一个清晰的、完整的表述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从对“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各种思想、观点的内在联系,从中可以把握到一种潜在的思想体系。不能说有一个完整表述体系的思想观点才叫理论,缺乏这种特点的论述与看法不成其为理论。

第二,判断一个思想家在全球化理论研究领域是否拥有自己的地位,主要不在于他是否提出和使用过与现在完全相同的“全球化”术语及相关概念,而是要看他是否对全球化理论关注的基本问题即关于世界历史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提供了新的、实质性的理解。毋庸置疑,马克思没有提出过“全球化”的概念,甚至“全球性”的术语也很少提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全球化的思想。马克思有关“世界历史”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等一般性的理解和说明,实际上就是关于全球化基本理论的重要阐释。在这种阐释的过程中,马克思不是像思辨的历史哲学那样,对社会历史进行抽象的演绎和发挥,而是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世界历史这一重大社会现象作了透彻的分析,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甚至是前瞻性的思想。这些思想虽然不是对全球化所有问题的具体解答,但它对于